



最後的一朵玫瑰

黃 璞

「……人生千里與萬里，黯然消魂別而已；君亦胡為來此地，生非生兮死非死……」。

「……枝上柳棉吹又少，天涯何處無芳草；笑漸不聞聲又遠，多情反被無情惱……」。

如果說愛就是一種奉獻，那麼不諱對於愛的接受者是極大的優厚，而對於愛的奉獻者是殘酷的責罰。接受愛與得到愛是幸福的話，那末施給愛與失去愛究竟又是怎樣？愛過方知情濃，愛過更知恨深，為什麼愛與恨常相交織？為什麼好夢最是難圓？

愛情好比就是一顆種子，它可能掉落在貧瘠的土地上不待發芽便開始枯乾；它可能被播種在肥沃的土壤裏，接受培育。經過養料的滋潤，陽光的柔撫，在微風中現出蜜樣的輕靈淺笑，欣欣向榮以至於碩壯成長。當春降人間，百鳥爭鳴的時候，它會展現美麗的花朵，報償人們對它的撫育。但是，好花總有意外的殘缺，它可能輕視人們的渴望而拒絕人們嘗試它芬芳的果實。

在C城的市中心橫跨著一條彎延的正流。早些時候水是清澈的，但近年來由於工業區的擴增，工廠林立，一些殘渣廢物就把這條僅有的排水道弄髒了。

全市僅靠一條寬大的鋼筋水泥橋承受來往的車輛。由於龐大的運輸量，使得通過這橋的路成為全市最講究的。緊依橋的北面聳立著一座白色的建築物，是一間頗有名氣的外科醫院，外觀仍是簇新的，大概沒有幾年的歷史。由於城南地勢崎嶇，車禍的發生多得驚人，醫院常常為傷患所擁擠。

此間的主人一種風流，是一個為人所稱道的精明醫師。K城醫學院的畢業生，中等身材，將近四十歲的壯年人。他至少有一種旁人認為古怪的

脾氣，除了業務上的繁忙外，幾乎整天落落寡歡，不苟言笑，這或許就是醫師應有的特質吧？雖近而惑之年可是他仍是一個單身漢。醫院也因缺個女主人而在氣氛上感覺得缺少什麼似的。他把父母安置在城東環境幽雅的住宅區，以避開街市的喧囂。父母常為他單身的兒子而煩惱，為了抱孫心切，會直接，間接，暗示他快找個合意的對象。一提到婚事他的內心就會痛苦不堪，每每都支唔過去，只有把失望留給他的父母。親友們也不斷的為他撮合，但他始終冷漠不關心，大家也無法找出他不婚的理由。有時會激將他說他想當一輩子的和尚，他又會斷然的否認，他就是這麼一個矛盾得令人難以想像的人。又有不少多情的女子會玩出手段，偽裝病痛來接近他，設法博取他的歡心，但都被他不知趣地打岔了。往往她們許多「原因不明」的病，搞得他頭昏腦脹難以應付。

他自己也曉得不能再拖延下去了，但是一種無形的阻力使得他動彈不得，午夜夢迴，他會像小孩子似的滿腔幽怨和淚吞。父母的眼光是越來越嚴厲了，他會畏縮的逃避著。同時他會自慚形穢的躲避親友，以致於換得親友的誤會，親友們會以為他當



了醫生就六親不認的神氣起來。這一切他都明瞭，只是有苦無處伸。整個漫長的時日裏他幾幾乎沉醉在痛苦的深淵，倒甘願把身心讓痛苦的苦汁來侵蝕，自承是受到命運無情的擺佈。但他却不苛責命運。

幾年來專心從事濟世救人的工作，倒或多或少的減少了他的哀怨。年輕人靈敏的精神也博得不少的讚譽。同時他對運動也提高了興趣，他儘量用運動來消磨空閒時間，直到興盡，才拖着疲憊的身軀往床上一倒，尋求一段沒有感覺的時間。

當思緒一有空閒時，他的腦際會不期然出現兩股巨率大的洪流，要復仇，男性的復仇，幾次澎湃的怒濤幾乎使他喪失理智，但另一股更強烈的愛的狂潮掩抑着那高強的仇敵，於是他鎮靜了，消沈了。有時他真想拍頭痛哭一場，把一切切的念頭從那靈魂之窗流出。

有時他會把自己鎖在診療室中，痴痴的凝望那幅暗黃、鏽垢的畫像，甚至六神無主。這張畫像如影隨形的跟着他將近二十年，他幾乎把泰半的精神寄託在這裏，他有隨時把它撕成粉碎的衝動，但頃刻間又會不自覺的把手伸回來。就是「她」一個十八九歲的少女，栩栩如生，是的，就是她使她的一生神昏顛倒。

三

往事滄滄，他會記起年青時一切，包括一段幽傷往事。回憶是痛苦的，但是他就在思量一有空閒的時候沉醉在往事的深淵。雖然他會因此而哀傷而悲憤，但是那一片段的日子裏就這樣使得他終身難忘。如果說造物主是仁慈的話那末祂爲什麼偏偏賜給這位多情的青年一段哀怨的故事？那一串感受就好比一根纖細的針，深深的插入心坎，隱痛時刻的跟着他，直到永遠永遠……

× × ×

他仍清晰的記着小時候第一次別離時對她的印象。高小畢業典禮時，她代表全體畢業生侃侃的頌着致答詞，一套雙層滾邊裙的白色洋裝、白襪、白鞋和白淨的蛋臉，配着一對烏溜的眸子，向臺下的他眨呀眨的。他高興得有些不自在，但他又憂慮着畢業後將各自東西，驅散一過，他竟吞下了莫名的淚水。

鍾國倫和王慕蘭是小學同學，打從他（她）們碰面的那一天起，就常一塊兒遊戲。一開始他們便發現有相同的愛好，慕蘭喜歡臘畫國倫也喜歡，國倫還有不少畫冊把慕蘭都看得入迷了。假日裏他倆會跟着一群孩子到後山的桃樹林裏玩捉迷藏的遊戲。有一回慕蘭被一個野孩子欺侮了，國倫老遠看見

就三步併作兩步的奔過來，狠狠的跟那野孩子打在一起，慕蘭看得都嚇得哭出來，小野牛似的國倫把那個野孩子打得狼狽而逃。她急急的跑到國倫身邊，掏出小手絹抹掉他滿臉的泥土，「打疼了沒有？」她關切的問着。雖覺得右小腿隱隱作痛，但他總會倔強的說「沒有」。於是她就拉着他到桃樹下，享受涼風的吹拂。

「蝴蝶姑娘我問妳，妳的家住在那裏」他會唱着俏皮地問她。

「我家就住在池裏白花村，當白花開的時候請到我的家裏來」她也會煞有介事的唱着回答他。這是老師教給他們的對唱，他們就一搭一唱的歡樂在一起。國倫也把剛才打架的疼痛忘得一乾二淨。

又有一回暑假的八月十五裏，他倆攜着家人帶了幾塊月餅往後山的桃園奔跑。在桃樹下兩人把各自的月餅拉成二半，然後對掉各自的一半，嘻嘻哈哈的嚼了起來。

「將來你作什麼？」慕蘭滿臉認真的問着他。

「我要把月亮摘下來給妳。」他笑着回答她，樂得她直開心。

「妳呢？」

「我要把你給我的月亮當鏡子，還要替你洗衣、煮飯、釘扣子……」

「當我的妻子嗎？」

「哼！你真壞，人家講的都是真的嘛！我不來了。」

那一夜月正圓，倆小無猜的默對着，雖然他們並不知道什麼是愛情。

× × ×

高小畢業，王慕蘭隨着她父親搬到北方的省城，那裏她父親經營一家戲院，她也進了一所女子中學。同時鍾國倫也上了一所他們城裏的中學。有人說中學生活是人生的黃金時代，但對他們兩人來說確是無比的煩惱。異地相隔，使他們之間的音訊斷絕。

六年不算短的中學生活，在他思念的領域中永遠彌滿了她的影子，時間的洪流永遠洗不掉她的情形。他會爲了小時候的她受人欺侮而心傷；會在夢中看到她的微笑而欣悅；會爲了六年之間對任何身邊的女孩不用感情而驕傲；不向其他妙齡少女丟眼色而自豪，他決定，他深信終有一天會奉獻一顆赤裸的心給他心愛的童伴，他懷念着過去，他憧憬着將來，他懷着一縷希望。

然而她一慕蘭又何曾不思念着她童昔的伴侶。只是她長大懂事些，變得矜持而害羞了；而且他也

遠在山的那一邊，通信困難。漫長的歲月裏埋藏著無限的思意。冷漠之中蘊藏著狂流，幽靜之中掩蓋著熱潮。熱與情在深澹的理智下冷凍，夢與思用高朗的歌聲來埋藏。她等待着，等待着，只要有一天……。



× × ×

上了著名 T 大的慕蘭，經過新生活的洗禮，見識廣泛眼界也開闊了不少。在她週遭不斷的產生戀愛故事，纏綿的鏡頭也看得她目瞪口呆，漸漸的她就緩和了，因為她羨慕也嫉妒那些綺麗的事情。終於她淡忘了青梅竹馬之友，接受了同系一個花花公子的追求。當她正沉醉在溫馨的幻境裏，國倫突然在她眼前出現了，他並沒有忘懷她，跋涉千里地尋找到她了。

這突變使得她驚慌失措，她無力承受感情的重擔。現實是殘酷的，她無意失去英俊的公子，她更不願拋棄棄苦的情人。她暗暗的盤算的。為了盡地主之誼，她陪着他遊覽 T 城的名勝古跡，她心裏暗叫著：「已經晚了，遲了。」

「妳記得桃花樹下的一段往事嗎？妳開得出凋落的花朵散出的幽香嗎？」當他們在繁花叢綠之中喃喃而行的時候，他低聲的問着她，他看不出她嘴角間的苦笑，以為是少女應有的害羞。這句問話刺中了她的芳心，感動得珠淚欲滴，她何曾忘却那堪值回味的過去，只是在心底低嘆著「太晚了，已經太遲了」。

她覺得她背叛了他，她無法也不配承受他那高潔的愛，在一次咖啡店裏的談判下，她硬下心腸的

棄絕了那個痴漢——國倫——她童年的愛人。那一次他覺得她已變，他真不相信眼前的人兒會竟是走了樣的她，他覺得天在旋地在轉。她故意顯露得意的嘴角，微笑着，痛心的想使他能夠對她死心踏地。狂笑聲在他的耳窩轟隆隆着，忘不了，忘不了……。

四

早秋的一天中午，鍾大夫國倫習慣的坐在那架轉動自如的椅子，藉以養養神。眼睛不經意的又和壁上的畫像打了個對照，他仔細的又觀察了一遍；分邊的頭髮，微翹的柳眉，烏溜的眼眸，高挺的鼻子，圓圓的酒窩，還有那得意的嘴角。那嘴角就象徵她的勝利，她——慕蘭征服着他的一生。他猶可記得，咖啡店別後，他給她的一封信：

慕蘭：

「我就不相信我們之間的距離會愈離愈遠……妳雖帶給我刺痛，但我對妳的愛却永生不渝，那怕是奉獻了我的生命……在有生之年，伴隨我的只是對妳的一線希望。」

一串急劇的敲門聲，打斷了他可悲的思路，把他拉回現實。顯然有緊急的傷患待他救治。護士急促告知他是個割腕自殺的婦人。「血壓呢？」「今早剛用完。」他眼皮略微的跳動着。匆匆趕到急救室，白床上躺着一位婦人，臉色蒼白如蠟。氣息奄奄，他覺得面孔很熟，突然他震驚的呆站着，「是她！是她！」他自言自語的。「誰呀！大夫剪具準備好了。」他再度清醒過來，敏捷的把傷口縫合。「輸血」他命令着，同時把傷婦旁的小提包打開，赫然寫著王慕蘭，血型欄裏蓋著 A 型的紅印。「誰是 A 型？」急救室沒有一句答語，護士們面面相覷。忽然國倫暗道「我却把自己忘掉了。」懇定的命令護士把抽血針插入自己的血管，眼看著一股熱滾的鮮血從他的手臂衝出，他的另一手也準確地插進她的血管。一道熱流在她全身衝過着，氣息漸漸的深長，不一會眼睛也微微的張開了。他舒了一口氣，頭抽痛着，吃力的附在慕蘭的耳邊：「是我，國倫，慕蘭妳怎麼了？」接着，碰！一聲，鍾大夫沉重的體軀掉落在水泥地上，護士們慌成了一團，但已經太晚了，這一擊使得鍾大夫腦震動而亡，嘴角還浮著一絲淺笑，他是滿足地瞑目了。

就在急救婦人的同時，醫院門外有一個老婦講述這個傷婦的故事：「一個年輕時受人遺棄的女人，不久以前從 T 城搬來，孤獨的住在對街的公寓，靠著打字過活，閒暇的時間總孤零零的坐在窗前凝視著醫院，這幾天不知怎的，心神不定，想不到竟

自殺了，唉真可憐！」

五

秋風蕭瑟，斷鴻聲裏南飛雁；落日餘暉，飄泊浮雲金輝映。」一襲黑衣的嬌小婦人，踽踽的沿着塵沙翻滾的山徑孤獨的走着，不似村中人不似山中婦，初秋的山風，吹拂着她的鬢髮在空中飄散着。不久一片墳坵出現在她眼前，先是駐足環視，訕訕的望着天際，然後本能的走向一座新墳，將近的時候舉目四顧，像是怕有人窺視似的，當她斷定毫無人跡時，急步的奔過去，凝視良久，墓碑上刻有鍾國倫的姓名。她緩緩的曲下雙腿，眼睛已經模糊了，嘴角掀動着不知是做笑抑是低禱。落日半遮着面，她緩緩的立起，影子掩進墓蔭、墓碑、一抔黃土，然後投向山的那一邊，天色慢慢的暗了，那瑰麗燦爛的一片也縮小了它的範圍。二顆晶瑩的淚水奪眶而出，掉落在黑影的塵土中，墓蔭上留下了最後的一朵玫瑰！

昨 夢

喬 蕙



昨夢童年二三事，夢中憂怨獨戚戚。
扁舟一葉江上行，江上愁心千疊山。
遊絲默默隨風轉，瀟瀟細雨逐波浪。
解佩褰巾思前侶，鳴笛吹簫念舊情。
風塵別離已數載，遊子離緒總情牽。
臨渚離舟猶依依，欲往城南望城北。
夢斷覺來清夜永，半鈎殘月在屋楹。



● 校 ● 聞 ● 點 ● 滴 ●

○ 和 瑋 ○

△本學院為培養醫療與製藥之專門人材，除對各項學理講解極求精闢外，對於各種實習亦力求加強，故於本學期初即動工興建四層研究大樓一棟，工程進行極為順利，可望於本學期結束前完工。

△本學院桌球隊於十一月十二日，赴臺北參加全省醫學界「中山杯」桌球賽，榮獲團體第三名及雙打亞軍，為本學院爭光不少。

△十二月一日為本學院四週年院慶，除於是日上午八時三十分舉行慶典典禮外，尚有慶祝活動多項，如排球比賽，攝影比賽等。

△為慶祝院慶、學生活動中心特別舉辦日月潭旅行，並租用舒適安全的大型遊覽車十輛

，參加的同學只繳車費十元，其餘的費用由學院，家長會負擔，只花一場電影的錢即能一覽名潭，何樂而不為？

△本學院足球隊成立迄今已逾兩載，經常對外舉行友誼比賽，成績尚佳，然於近日更勤加練習，為的是在明年元旦全省醫學院足球聯賽中爭取最大的光榮。

△日本岐阜醫科大學杉原教授及江田副教授，於十一月二十八日蒞臨本學院參觀，並作學術演講，前往聽講的同學甚為踴躍，由於解剖室容量有限，向隅的同學只好站到窗外，可謂盛況空前。